

木头宝座

〔意大利〕斯戈隆著 肖天佑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木头宝座

[意大利]卡尔洛·斯戈隆 著

肖天佑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Carlo Sgorlon
Il trono di legno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Milano
1 edizione Scrittori italiani e stranieri marzo 19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头宝座/(意)斯戈隆著;肖天佑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0.8

ISBN 7-5016-0177-1

I. 木… II. ①斯…②肖…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953 号

责任编辑:王 涛 胡真才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2.60 元

前言

八十年代以来，意大利一群成就卓著的大作家，如蒙塔莱、卡尔维诺、莫拉维亚、夏侠、莫朗苔等，相继谢世。一时间，意大利文坛似乎给人以人去楼空、元气大伤的感觉。

不过，意大利毕竟是文化底蕴和文学传统异常深厚的国家。除了实力派诗人卢齐、作家马莱尔巴依然保持强劲的创作势头以外，一些才识不凡、风格独特，但甘耐寂寞、不事张扬的作家，此时在颇显冷清的文坛上渐渐凸现出来。他们的影响，从文学圈扩张到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文学创作的价值和重要地位，获得了大众的普遍认知。

卡尔洛·斯戈隆，便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代表。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卡尔洛·斯戈隆出生在乌迪内市郊区的乡村。父亲是裁缝，母亲当小学教员。由于家境窘迫，他很小就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是退休教师，常常给小孙子念但丁的《神曲》和阿里奥斯托、塔索、莱奥帕尔迪的诗歌，讲述民间流传的童话故事和神话。

乌迪内是弗留利自治区所辖的乌迪内省的省会，地处意大利东北边陲，同奥地利、克罗地亚接壤。弗留利的大部分地区为

山峦、丘陵，曾长期遭受侵略者的蹂躏，居民朴实勤劳，但生活贫困，历史上去国外谋生现象严重。这里至今保留着弗留利方言和丰厚的民间文化传统。

在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下，卡尔洛从小被奇妙的神话和传说，充满爱情和死亡、激情和痛苦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偏僻、纯朴的乡村世界，悠久、深厚的乡土文化，陶冶着他的情操，对锻冶他未来的品格和个性，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农民世界，以及它的文化积淀、风尚习俗、人情世态、宗教情感，融入了他的血液，成为他日后全部文学创作的底蕴。

斯戈隆没有上过小学，靠天资聪颖和刻苦自学念完小学课程。进入乌迪内中学后，他对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浓厚的兴趣。十八岁时，他进入著名的比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于文学哲学系。时值二战后意大利政局大动荡、大分化。在这愈益变幻莫测，充斥阴暗、灾祸和需要同情的时代，他深信理智和哲学的重要。他迷恋上了托马斯·曼。在他看来，曼的思想融理智与激情、生命与精神于一体，善于清晰地展示当今世界的危机，这既是人文传统失落的结果，又是人类进步的必然。斯宾诺莎的哲学也给予他以启示，上帝是纯粹的精神，其实也就是自然，是无限的、不停息地变化着的宇宙的本质。

他选择卡夫卡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他喜欢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表现作者被生活和同类生生排斥的感觉的小说。一九五三年大学毕业，他即去慕尼黑访学。回国后，一面在故乡执教，一面开始写作。

一九六〇年，斯戈隆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葡萄园的风》。但是，他没有立即付梓印行，而是反复修改，直到一九七〇年才以弗留利方言出版，一九七三年，小说的意大利语版问世。

小说写一名马车夫度过二十七年铁窗生涯，出狱之后被家庭、社会抛弃的命运。他自幼深深热爱但后来被牢狱隔绝的大自然，是他的生命之根，重新赋予了他生活的信念和勇气。

《葡萄园的风》体现了贯串斯戈隆日后创作的鲜明特色：在工业文明时代，对日益衰败的农民世界的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和情感生活的重视；在人们热衷于谈论经济奇迹，生态学普遍被忽视的时候，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审视人的生存问题；描写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小说出版后，反响热烈，迄今已再版十六次。

在随后发表的小说《安乐椅》(1968)、《黑夜的蜘蛛》(1970)里，斯戈隆描绘了一出出关于人的生存的忧愁和惶恐的历史。作家遵循想象的绝对自由和自然神圣化的诗学，去表现人的永恒苦恼，人的生存状态的不稳定性。

斯戈隆厌恶当代文化令人窒息的冷漠，而更多地诉诸神话、传说、童话和近似北欧中世纪长篇叙事文学的“萨迦”，诉诸一切原生态的、古代的、神奇的、富于诗意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是让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叙述种种故事的丰厚源泉。

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木头宝座》，是一部介于现实和童话之间的小说。主人公朱利安诺长期生活在农村，住在山区，远离工厂，远离机器文明，但他生性不安分，充满幻想，在母亲去世以后，从弗留利出发去遥远的地方追寻外祖父的足迹。他四处流浪，经历了种种冒险的奇遇，又同两名女子发生感情纠葛。末了，他厌倦了流浪生活。他终于明白，他所喜爱的农业文明正在消失，那个取代它的工业文明却对他毫无吸引力；他看到，工厂的烟雾和汽车的噪声，正将童话和故事驱散，而农业文明同童话、故事是相互依存的。

朱利安诺回到了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小村子里，因为他如今

确信,他属于农业文明的时代,属于童话和故事的世界,他要让自己的漫游在古老的生活和传说中继续下去。他获得了安宁,终于得以同世界和睦共处,得以安坐在一张如同宝座似的木头椅子上,吹奏笛子,并从民间口头文学传统中汲取养料,叙述自己创作或者经历的种种令人惊奇的故事。

他最终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因为他明悟到,只有诗的艺术,只有童话、传说,才能对抗怪谬的、捉摸不定的现实。他借助语言,寻找到了弗留利农民世界的深厚传统。这部近似“萨迦”的小说,获得了意大利重要文学奖——康皮埃洛文学奖。

在随后问世的小说中,如《诸神将要归来》(1975)、《铜马车》(1979)、《街区》(1980),弗留利大区 and 乌迪内古城都成为斯戈隆着意描写的对象。面对技术化和物欲化的现代文明的威胁,只有故乡才是他的主人公最终赖以栖身的港湾,伦理和人性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弘扬。弗留利从乡村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沧桑变迁和人生世相,获得了深邃凝重的勾画。

《阿纳泰的贝壳》(1983)把目光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叙写一群弗留利人流落到远东,参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设。他们挑战严寒和死亡,在极端恶劣、艰险的生存环境中从事沉重的劳动。在凄凉、悲壮的背景下,弗留利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真情,他们固有的农民文明的优良品格,获得了鲜明的凸现。

人同自然的关系,是贯串斯戈隆创作的另一旋律。《最后的山谷》(1987)、《罗莱纳的喷泉》(1990)和《建筑师》(1995),被称为斯戈隆的“生态三部曲”。作家对自然,对弗留利的山山水水,怀着神圣的敬重。对于他而言,大自然的一切造物都是上帝,他以宗教般的情感热爱大自然的一切造物。人惟有调整与改善同自然的关系,才能重新找到生活的真谛。

斯戈隆小说的语言独标一格，不刻意去叙述故事，而以笔致自由放达、天然纯真见长，质朴中含繁富，字里行间浸润着人性的温馨，颇具诗情散文的特色。

在意大利和欧洲，斯戈隆的作品赢得了显赫的声誉。他迄今已三十四次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奖和荣誉称号。他的小说长销不衰，其中《木头宝座》已印行了二十五版。

一九九九年，作家又推出一部新作《春蚕吐丝》，描写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华，堪称中意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弗留利人鄂多里克的传奇生涯。

《木头宝座》是我国首次出版斯戈隆小说的中译本。中国读者终于有幸结识这位独标逸韵、富于魅力的意大利作家。

吕 同 六

二〇〇〇年三月

北京霞光里怡神斋

致中国读者

我这本小说被翻译成古老的中文，让世界上数量最多、具有最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能够读到它，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个意大利作家，写过许多小说，现在已经年迈，头发都掉没了。我出生在意大利东北部称作弗留利的地区，与新生的斯洛文尼亚和古老而光荣的奥地利接壤。公元前它已归入罗马帝国的版图；罗马帝国解体的年代里，有许多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经过这里进入意大利半岛。

弗留利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史书上是在公元十一世纪，比蒙古族统一中国大约早二百年。我写的许多小说都是讲弗留利地区的历史的，包括对它的过去的回忆和对那些典型的、人们历代都会看到的事件的记叙，如那里的战争与和平，那里人民的劳动与情感，那里各种家庭的兴衰，那里移民的出走与回归。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可以深刻了解弗留利人民的思想和意识。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弗留利人民的性格和中国人民的性格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热爱劳动。

我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情谊，当我看了意大利电影导

演利扎尼拍的纪录片《长城》，读了马拉帕特^①和帕里塞^②写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以后，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就更深了。弗留利人民和中国人民，除了热爱劳动这一共性之外，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现在仍然和农业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我国作家西龙尼^③所说，农业文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每当我看见中国城市的照片或图像，看见那里街道上的自行车比汽车多，我就会这么想，那里的居民比西方都市里的居民幸运得多啊，因为不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城市里的街道上都挤满了汽车，空气也被汽车排放的尾气所污染。

我有三篇短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古老的中国。在另一部描写一位弗留利修士的长篇小说里，我也写了中国。那位修士于一三一四年左右乘船到达中国，比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时间大约晚了四十年，去协助当时住在北京紫禁城里世祖忽必烈宫殿附近的意大利主教孟德高维诺^④工作。也许将来有一天这本名为《蚕蚕吐丝》的小说也会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人民。我还了解一些中国作家，如孔夫子、老子，他们代表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礼仪、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

卡尔洛·斯戈隆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

-
- ① 马拉帕特(1898—1957)，意大利著名记者和作家，也是建国后(1957)第一位访问我国的意大利记者。访华期间犯病，在我国接受一段治疗，回国发表了颇具影响的报道《我爱中国人》，后不久病逝。
 - ② 帕里塞(1927—)，意大利记者和作家，一九六七年曾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集《可爱的中国》。他的多部小说已译成中文出版。
 - ③ 西龙尼(1900—1978)，意大利现代作家，作品主要以农村和农业为题材。他的《丰塔玛拉》、《面包和酒》等多部作品已翻译成中文。
 - ④ 孟德高维诺(1274—1328)，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一二九四年到达中国元朝首都汗八里(今北京)传教，一三〇七年教皇克雷芒五世任命他为北京大主教兼东方总主教，并派遣七名主教前来北京协助其工作，其中只有三名主教到达北京。

第一部

目 录

我小的时候脑子里有许多荒诞的想法。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小孩，用块破布蒙住脸，满怀信心地在院子里奔跑，结果撞在木栏杆上。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和那孩子一样，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不问个为什么，仅凭一股热情盲目蛮干，时常累得满脸通红，像刚跑完长跑一样。

那时我还没有发现，我的家庭（如果可以称之为家庭的话）非常奇怪。除了玛达莲娜以外，我既无兄弟姐妹，也无父亲、祖父和叔伯姊妹，没有可以构成一个家庭的任何亲人。和我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们经常谈起他们的亲人，说他们的亲人在昂坦斯或附近村庄举行的地掷球比赛中得了奖，或者钓起了一条巨大的鲑鱼。在那种情况下我会立即激动起来，想说说我的亲人也做出了类似的事情。可我讲谁呢？我的亲人只有玛达莲娜一人哪。至于那个丹麦人，我只隐隐约约地听人讲过，还根本不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呢。所以尽管我开始时觉得自己有许多事情好讲，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让听众大吃一惊，让人高兴得跳起来，但当我开口要讲时，却意外地发现我的脑子空空的，发现我的过去充满了迷雾和疑点。于是我感到茫然，开始艰难地在脑子里搜

寻,就像一个陌生的人深夜到达一座陌生城市那样感到茫然。然后我凭空捏造出一些人物和事迹,兴高采烈地讲给大家听。其实那都是我从小从书本上看来的或听老人们讲述的一些故事的片断,讲海盗或走私犯隐藏在山洞里或乘车拼命逃窜。我有丰富的想象力,不会前后矛盾,也不会忘记自己讲过的情节,只要我抿嘴一笑或叹一口气,就能产生强烈的效果,比如说让人听到撕破衣服的声音或在草地上滚打的声音。

尽管小朋友们对我很好,但我做事莽撞、欠思考,还是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让人觉得还是离我远点,提防着我一点为好,就像三月份出门晴天也应带上雨伞^①一样。

我家住在农村,房子很大,所有房间的墙壁上都留有潮湿的痕迹。我常常盯着那些五花八门的斑纹,总想找出某种图案,或者想象那是什么人用墨水故意写下的神秘文字,就像巴尔达萨里家客厅里的字画一样。另外,每次我到地下酒窖里去时(那里是泥土地面又没有窗户,墙上的石灰因地震已成片脱落),仿佛总能听见酒罐掉在地面上破碎的声音,或听到那丹麦人讲话的声音。他曾在这里居住过多年,好像又奇迹般回到了这里。地窖里昏暗的环境,像是山洞,是鲸鱼之腹^②,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啊。我待在那里感到某种期盼,感到幸福,当然也感到有些担心。

但那决不是害怕。也许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那时我思想深处倒有一种天真的感

① 意大利为地中海气候,冬天为雨季。三月份是雨季即将结束,天气转好的季节,但晴雨无常,所以当地有句谚语叫“三月是疯子”,指晴雨变化无常。

② 古罗马神话中经常提到山洞,鲸鱼之腹,是指《木偶奇遇记》中木偶与其父亲最后神奇般地在鲸鱼腹中相遇。山洞与鲸鱼腹,在这里指可以发生奇迹的地方。

觉：什么不幸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虽然我周围充斥着未知的和不可预见的事物（其实生活就是一个其大无比的仓库，装满了意想不到的事件，而且各种事物都不停地闪射出奇妙的火花），但命运却在我身上布下了一张保护网啊。我相信命运，信赖命运，深信它会把我带到我希望去的地方。同时，我也相信所有陌生的人，并对他们怀有极大的好感。

玛达莲娜经常不在家。不论什么时候出门，她都非常高兴。冬天她身穿黑色外套、短筒皮靴，头戴毡帽，夏天则穿花布服装，花裙子随她的步伐而飘荡。我曾偷偷跟踪过她两次，看着她坐上马车急驶而去。那辆马车总在村外偏僻的地方，躲在槐树林或桤树林后面等候她。

我想她大概是去参加什么节日聚会吧，比如去伯爵夫人的官邸之类。那时候我仅远远看过伯爵夫人的官邸，有一回坐在一个熟人的马车里从那附近急驶而过，望了那么一眼。玛达莲娜老对我讲起跳舞的事，所以我想她是去参加舞会去了。于是我就想象她在那里如何跳舞，但就是想象不出她那是什么节日，肯定是什么愉快的、古老的节日啦。

有几次她走的时候，我爬到屋顶平台上靠在栏杆边，竭力想听到远处欢乐的音乐声。但在一片寂静之中我能听到的只有那赶车人吆喝牲口的声音，云雀啾鸣的声音和猎人零星的射击声音。细听这些声音，我觉得它们隐藏着某些尚未揭示出来的东西。于是我很快就忘掉玛达莲娜，沉浸在那片沉静与零星的声响之中。我这个人不会老想着一件事情，稍想一会儿它就会滚到脑后，被别的事情替代。我那脑瓜就像一块柔软的海绵，里面包含着许多事情供我消磨时间。

我和玛达莲娜之间有种默契：尽管我们相互关照，但每个人都应尽力独立地照顾自己。那时候她已经不必再对我说：“今晚

我不回来了，你自己做杯牛奶咖啡，煮个鸡蛋，再拿点葡萄吃吧。”那真是白费口舌，我什么都知道，不仅知道什么食物放在什么地方，而且会麻利地做些饮食吃，绝对不会犹豫不决或手忙脚乱的。

戴着餐巾坐在摆好刀叉的餐桌边等候上菜和吃饭，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吃饭的时候，总是一边吃东西，一边干别的事情，比如削树皮呀，锯木板哪，看书页儿啊，等等。由于我吃饭的时候什么活都干，使用的材料各式各样，所以我吃的东西里有时有煤炭味，有时有硝味，有时有木胶味，有时则有铁屑味。玛达莲娜见我卫生，有时诅咒我会得暴病：“叫你得斑疹伤寒！得霍乱！”她的话令我十分担心，吓得我赶忙去洗手。可我心里却在想：我是不是开始害怕了，是不是害怕那些疾病像害怕龙卷风或热带风暴一样呢？

然而我什么病也没得。再听见她那么说时，我就对她耸耸肩膀。玛达莲娜也是个说罢就忘的人，她能由极度担心迅速转为愉快与欢乐。高兴时她会笑得直不起腰来，扑倒在床上或旧沙发上，直到笑声终止才站起身来。

白 鹭

玛达莲娜不在家时，我感到非常兴奋，兴奋得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那时整个家庭都由我一人支配，仿佛是命运突然赠与我的独立王国。虽然我对各个房间已了若指掌，这时不知为什么它们却好像充满了诱惑力，里面好像有许多东西需要我去探索。其实我在这里已经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一些旧地图，一

些不知用什么语言书写的书本和笔记本，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工具。于是我想：“这一定是那丹麦人的东西了。”

我怀着惊喜的心情开始探索这栋房子。有时我爬上爬下，顺着木楼梯上楼，沿石头台阶下地窖，或穿越那些宽敞的房间、空旷的储藏室和形状各异却未派上用场的过道，但毫无收获。于是我就跑到凉台上，透过木栏板上那些不规则的裂缝观察院子里的地面。

当我躺在地板上或旧沙发上时（那旧沙发的弹簧已经冒了出来，并且失去了弹性），常常能听见家具爆裂和蛀虫咬木头的声音。有时我还能听见地板下面耗子打架的声音和猫头鹰的叫声。我最喜欢猫头鹰的叫声，我觉得它是那些声响中最好听的声音，给这栋房子增添了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高贵感。

我常常想抓住猫头鹰。但是，当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屋顶，走到那扇常开的窗户旁，刚刚迈出一只脚踩到瓦上时，只听一阵劈劈啪啪拍打翅膀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辨别清楚那声音来自何方，猫头鹰便飞走了，消逝得无影无踪。

昂坦斯的小朋友们不无恐惧地告诉我说，猫头鹰的叫声会带来不幸，哪里有人要断气，它就落在哪家的房顶上。我虽没有根据反驳他们，却本能地拒绝他们那种说法，在内心里仍然给猫头鹰保留着特殊的地位。每当我听见它的叫声时，总抑制不住要跑下楼，追出去后又不知向哪里追。

我们家有时是各种动物夜晚聚会的地方，因为第二天早晨我常常能在封闭的地方闻到某种刺鼻的异味：獾子味，刺猬味，野兔味，狐狸味或紫貂味。我们这个家空旷、偏僻，疏于管理，让那些小动物觉得，它们不仅可以进入甚至可以在这里安家而不会冒任何风险。夏天它们有些则是到地窖里或屋檐下躲雨的。

我常常看见老鹰或土豹在田野与草原的上空盘旋，缓慢地